

岩山人的

YAN SHAN REN DE JI YI

记忆

刘淮楚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岩山人的记忆

刘淮楚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岩山人的记忆/刘淮楚著.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5. 9

ISBN 7-221-07149-7

I. 岩... II. 刘... III. 革命回忆录—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7423 号

岩山人的记忆

刘淮楚 著

责任编辑 何怀德 徐 一
封面设计 点石图像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社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 编 550001
印 刷 贵阳经纬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350 千
印 张 11.25
印 数 1 000 册
版 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21-07149-7/I·1459
定 价 25.00 元

贵人版图收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戴明贤

大约是一九九一年，老友周青明兄嘱我为一本书题签。书名《凡人之碑》引起我的好奇，询问得知，普定、织金、六枝三县交界处的三岔河，是山民生活往来必经之地，河水涨缩无常，修不了桥，全靠摆渡过河。有杨姓三代船工摆渡于乐东渡口，绵延百年，山民德之。后有热心人得知此事，发出倡议，筹措资金，在河岸上建了一座“渡功亭”表彰其事。又约请多人，撰写了纪念文字，编成这本《凡人之碑》。

杨氏三代船工的事迹，仿佛沈从文先生小说《边城》中的情景，令人感动；而倡议为渡工树碑立传者的这份见识与热肠，更令我敬佩，就立即应名题写了书名，还写了个题词：“渡大众逆浪冲风四代无欲舟子；为常人树碑立传一群有心士民”，既赞船翁，又赞立碑人。

这位热肠卓识的朋友，就是本书作者刘淮楚先生。我与他认识，已在建亭出书之后，但算算也十有余年了。各居一地，见面不多，深谈更少。慢慢知道他不仅是在我家乡安顺读的高中，而且与我已故表兄帅学平是同窗好友。他念书时就喜爱文学，思想进步，参加“义友协进社”，创办《橘子》刊物，宣传民主，反对内战。贵州解放前夕，更在地下党领导下，参与组织“普定县沙坝地龙场革命武装”，抗击反动统治，迎接解放。后来一直从事公安工作，在这个系统内担任过各种职务。离休后又为家乡经济开发和关心下一代倾注心力。与此同时，重整笔砚，恢复了青年时代所热爱的笔耕生

涯，写下了数十万字的回忆性文章。

淮楚的文字，正如他的外貌和性情，忠厚朴实之气溢于言表，一望而知。他自谦这些文章琐碎平凡，没有多大价值。其实这种文字，从内容到文字都求真务实，摒弃虚假、粉饰和俗丽，恰好正是最可宝贵的地方史料，现在读来有趣有益，长远的价值更会与时俱增。至于有时行文稍显拖沓，有的内容过于琐细等小疵，皆不足为病。识者当同意我的看法。

“渡功亭”后来几次增饰，成为当地名胜及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凡人之碑》也一版再版。我又应嘱撰写了一篇《渡功亭记》和一副对联。此事是我与淮楚先生缔交的缘由，其事又确实感人，即录之以志因缘并作序文结尾：

渡功亭记

渡功亭者，普定三岔河两岸民众自愿募资兴建，用以旌表渡工杨子臣一门四世劳绩之亭也。

三岔河乐东渡，地处普定、织金、六枝三县交界所必经，人畜百物往来，全赖舟楫之济。而此地山势险峻，水流湍急，汛期河面宽逾百丈，人皆视为畏途。杨翁子臣终生摆渡于此；子少明、洪惠继其业，复终生摆渡于此；其孙其重孙又继其业，迄今四代执篙，绵延百年矣。约略估之，所渡人当逾千万，所渡牲畜当逾百万，所渡粟帛百货物不可计其数矣。

杨翁名瑞元，字子臣，生于一八八二年，歿于一九五八年。原籍衡山，而摆渡乐东渡口达六十余载。生性仁厚淳朴，重义轻利。二子并有父风。父子终年摆渡，风雨无阻；遇急渡者，有求必应。常深夜渡难产之妇，保全母子；恶浪援覆舟之众，化险为夷。且技艺娴熟，虽大汛险滩亦能劈波踏浪，安抵彼岸，从无失误。故过客誉乐东渡为“阴鹭渡”，子臣为“河神爷”，少明为“模范船工”，洪惠为“水上好手”。历年间救溺水者数十人，未索分文酬报，受惠者至今思之堕泪。建国前后，杨翁父子冒死渡运我游击队及解放军跨河剿匪，因之受残匪劫舍拷掠，终不稍屈。长子洪生字少明，生于

一九零八年，歿于一九八四年，執篙亦六十餘載。辭世當日仍撐渡運送人貨，飯後對兒孫輩擊節唱蓮花落小調為樂，唱畢含笑而逝。次子洪惠，生于一九二二年，歿于一九八三年。朴訥沉厚，寡于言而敏于行，六旬而歿。今少明、洪惠之子光智、光輝等又繼祖業，操篙擺櫓于三岔河上矣。

公元一九八九年，里人劉淮楚、楊盛堯、楊洪斌、楊洪魁、譙俊叔諸君，感念楊氏似平凡而實偉烈之勞績，起而倡興建渡功亭之議，用以表前勵后，永志緬懷；四鄉民眾響應者云從。繼而海內外普定籍人士聞風襄贊。繼而縣政府及省地縣交通、教育、民政等部門撥款玉成其事。普定籍耆宿丁達三先生以耄耄之年，為亭書名。落成之日，不期而至者近萬人，有遠自百十里外來與者，率多屢世為樂東渡過客，身受楊氏之惠者也。時距子臣之歿三十一年，少明之歿五年，洪惠之歿六年。詳記楊氏事迹及建亭始末之專書《凡人之碑》，經劉淮楚、周青明諸君編纂，亦同時付梓問世。一九九八年，又增其旧制，修造園林，益臻完善，乃成夜郎湖一景，游覽瞻仰者日眾。

夫古人以立德立功立言為三不朽。觀楊氏父子，雖其人其事平凡至極，而其德其功，于民眾至鉅，曾不略遜于歷代之名公巨卿也；而劉楊諸君發愿為船工建功德亭，其卓識勝解，又迥異于世俗趨仰之遠見矣。故予聞之而生歡喜贊嘆，奉撰文之命，即欣然而命筆也。贊曰：

舟楫濟眾	仁哉楊翁
百年四世	竭力盡忠
敬業樂群	厚德豐功
庶民建亭	永仰高風

對聯是：

陋筏載祖孫仁道，
丰碑留黎庶英名。

目 录

序	戴明贤(1)
---------	--------

青春如梦

童年	(3)
少年寻踪	(9)
难忘的夜晚	(22)
故乡的小河	(26)
校园旧事(上)	(39)
校园旧事(下)	(61)
美军印象记	(73)

战斗履迹

金钟风云	(79)
普邑星火	(85)
高原风雷	(97)
回忆马场剿匪斗争	(109)
消灭匪首孙树明	(116)
血沃松林坡	(119)
乌蒙突围记	(123)
鏖战龙场	(158)

马鞍山麓追匪记	(162)
风雨乐东村	(166)
九斤盐的故事	(171)
梨花村清匪记	(173)
战地重游话当年	(178)
在特殊的战斗岗位上	(185)
风雨阳光四十年	(199)
轿子山杜鹃别样红	(203)

亲师友情

路	(209)
跋涉千山万水走来的公仆	
——忆普定首任县委书记王耀庭二三事	(212)
与山同在	
——缅怀秦老	(217)
穿草鞋走进殿堂的东方之子	
——我所知道的普定籍国画雕塑大师袁晓岑先生	(223)
教育家黄国权先生二三事	(228)
也谈志斋琐事	(234)
画家胡楚渔先生在石城	(238)
笔底烟霞蕴真情	
——读《割不断的情缘》想到的	(241)
石城轶事铸华章	
——读戴明贤先生《一个人的安顺》的联想	(247)
下江老师	(253)
怀念李志远同志	(256)
情洒石旮旯的县委书记	(259)
毛祝封先生二三事	(264)

谒聂耳墓	(266)
参观息烽集中营的感慨	(268)
历史不会忘记 ——忆普定白色恐怖时期壮烈牺牲的地下党员林建生	(273)
怀念赵明建	(276)
“克克”与“七七”	(282)
* * *	
在祖母像前的追忆	(285)
怀念母亲	(295)
老伴	(299)
大妹	(302)
梅香哥	(304)
深深草鞋情	(307)

桑梓之恋

腾飞吧，故乡 ——纪念普定解放 46 周年	(311)
乐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添砖加瓦	(323)
游神奇乐川洞漫记	(334)
今非昔比普定城	(339)
读《普定县志》有感	(343)
后记	(347)

青春如梦

童 年

人生短促，来去匆匆。梁启超说：“少年人常想将来，老年人唯思既往。”我幸耄耋之年，想该属“思既往”之列。

人都有自己的童年、少年……童年的生活是稚嫩的，但童年时期各自所处的时代、环境不同，经历又不完全一样。童年的斑驳旧梦，既有不少童趣，又有很多苦涩，既好笑又发人自省。

我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的，家乡在普定、织金、郎岱交界之地的偏远山区乐东村。那里是半山腰，村前有巍巍绵延的横断山脉，湍急奔流的大河、小河环绕向东流去，房前屋后茂林修竹，绿树成荫，河沟池塘蛙声一片，自然环境幽静，是一个美丽的地方。所以我虽参加革命工作而离家几十年，至今还惦记着故乡的山山水水，还有那房前屋后的老梨树……



作者出生地——乐东村远眺。

但自然环境虽好，而社会环境不好，加上遇到天灾人祸什么的，对儿童成长的进程关系也很大。

我的老祖母和母亲在我略知世事时分别对我讲过，我生于牛年（即乙丑年）。那年正遇大荒，灾民遍野，逃荒、讨饭的携儿带女四处逃奔，能吃的野菜、树叶树皮都扒光，随处可见饿死骨，以至盗匪猖獗，社稷不安。老人们唠嗑的话是实情，后来我从普定有关史志看到，是年（1925）“三月下旬，严霜迭降；入春久旱不雨；继而冰雹重加。米价陡涨，饥饿为最……”。

我们家原本并不宽裕，遇到如此大荒年头，家中也缺粮度日，同样以野菜充饥。待我呱呱坠地后，襁褓中就缺奶，又没有其他食物可代，所以身子十分瘦小虚弱，祖母说我生不逢时。

一岁多后随着年岁稍好转，身子渐有恢复。老人们说，活过来了，像拣得的一样。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哩！

可是，好景不长，我三岁后患了疟疾，老百姓叫“打摆子”，发病时发冷发烧，浑身颤抖。边远贫困山区缺医少药，经过三四个月才用打通杆、服草药等土法治愈。在这期间，农村盗匪横行，常有四五岁男孩被土匪抢去，说是“抓毛子”（人质），逼迫家长要拿不少钱去赎，不赎的就被饿死或整死。再后来匪患更重了，附近村寨老人们聚议集体去住岩洞，凭借洞穴险关要隘作掩护，聚强抗暴，对付敌人，我曾随着老人们去住过乐川洞、躲兵洞等。三十多户人家的村落里日近黄昏，人人四处躲藏，有牛、马、猪牲口者则提前将牲畜赶进躲牛洞，偌大的寨子冷冷清清，一度鸡犬之声不闻。如此匪害、病魔交加，担惊受怕，真乃命途多舛，我幼小身子被折磨得面黄肌瘦。

约五岁后身体稍有好转，世道略平。于是我可以伙同同伴一起去放牛了。牛在草坡上吃草，我们就抓五子比赛或爬树玩，看谁爬得高，坐在树桠上闪悠闪悠的，听别人唱山歌，觉得很开心。收牛回家的路上骑在牛背上也逍遥自在，悠哉乐哉。所以我一度迷着去放牛，大人不让我去时还争辩说：喂好牛好犁田嘛！

也就在这段时间吧，家境比较好的邻居家，请来一位姓潘的白发老先生办私塾学堂教书，除教他家的子弟外，其他人家的子弟也可就读，只是不收女孩，说是男女混杂授受不亲。一学年学费大概才几斗稻米，逢年过节请先生吃饭，给先生送点礼物表示敬重。然而老先生尊崇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教育思想，他坚持“棍棒之下出人才”，“棍棒之下出孝子”的古训，常以打骂代替教育的方法对待学生。

村寨里有了这座私塾学堂，父亲萌生了让我发蒙读书的念头。说送我去学堂请先生管教管教，认几个字去。但我“自由”惯了，根本不知“认几个字”的重要性，一心想着放牛好玩，没有进学堂的兴趣。有人就诓我说：读书好，读书好，读得书多无价宝，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如此连哄带诱，我才被迫点头。于是我就成了学堂里最年幼的一名学生。父亲带我走进学堂的那天，母亲给我换了件干净的衣服，手里拿着书本和三炷香，在“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牌位前举行入学仪式。站起身来，先生说：“这回穿了鼻子就不准乱动了。”他左手扬起一块两三尺长、约三指宽的条板，右手理着他嘴边一翘一翘的胡须，又说：“好好听话，不然，我手中的这块戒尺就会吃肉的。”

父亲说：听清没有，穿过鼻子就要听话好好读书罗！

我糊糊涂涂的回答：“听到了。”可心里却不自在，“又不是牛，要穿鼻子干嘛！”

先生开始教我读《百家姓》，先生念一句我跟着念一句，念过三五遍后就叫我自己读。读是读了，我什么意思也不明白。读的是“望天书”、“白脸书”，味同嚼蜡，一点味儿也没有。学堂里有十多个学生，大小不一，最大的十八九岁，有的甚至已为人父了，其他的十二三岁不等。他们读的书也不同步，有的读的是《大学》、有的是《孟子》，各读各的，一间小学堂里从早到晚成天都听到“之、乎、者、也”的琅琅书声，热闹异常。临近放学读熟了的就依次捧着书本，到先生桌前把书摆在先生面前，向孔子牌位和先生鞠一躬，然

后转过身背起书来。我也不知道念的啥，傻乎乎地看着他们，觉得莫名的好玩。可有的学生背得滚瓜烂熟，如流水似的。先生捧着那书本点点头，说声“去往下读罢”。学生似乎如释重负，旋转过身向先生鞠一躬，然后拿起书才回到自己座位上。有的学生背不熟，边想边背，有点结结巴巴的。先生听不下去了，就用戒尺拍打几下那学生的后脑颈，说“下去重读再来背”。每天早晚都会见此情景，周而复始。可从未听到先生对课讲解过。

我发蒙伊始，先生念我年幼吧，并不怎么管我，也不叫我背书。可我在学堂混熟后竟不大自觉起来；有时爬桌弄凳，嘻嘻哈哈的，讥笑那些背不熟书而挨敲后颈的大同学。如此越来越不“听话”后，先生说真是不打不成才。大约在几个月后吧，先生对我严厉起来，除不准乱动外，又令我也要背书。我不聪明，但也不笨，“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些读顺了口的字句我还记得，倒也应付得过去，然而往后就有些生疏，背不熟的字句也边想边背打起疙瘩来。一疙瘩，先生就用戒尺敲一下后颈，再疙瘩又敲一下。先生一打我更着急，虽然先生打的并不重，默读时记得了的，反而被先生的戒尺打跑了。可小孩子也有自尊心，自己觉得挨敲的次数多了也难看，于是发了一阵子愤，总算把《百家姓》、《三字经》背完。但是什么叫“人之初，性本善”我仍是不甚了了。

往后，先生叫读《千字文》，这是中国旧时四言韵语的蒙学课本之一，我根本不明它的意思，背也难得背，加上自己比较顽皮，偷闲等空的与同龄人去小河里洗澡、捞鱼摸蟹什么的，摸到鱼儿就拿回家喂我喜欢的大花猫，逗猫喵喵叫玩。为此，学习难免受影响，背书背不熟时，头颈挨敲的次数多了起来。先生打不重时自己忍了，可有时打得也重，我逐渐对先生产生了反感。在一个夏日的一天，我回家后闷闷不乐，茶不思饭不吃。母亲问为啥？我直言禀告，母亲说：“先生是为你好哇！恨铁不成钢啊，以后莫贪玩用点功背书吧！”母亲说归说，但当她掰开我的后颈看了看，见有红印时还是怜悯起自己幼小的孩子来。母亲想了个办法，遂连夜挑灯，飞针

走线为我缝制了一顶加了两层布壳的比较厚实而筒子较深能护住后颈部位的瓜皮小帽，以期戴在头上能挡一挡先生打下的戒尺。果然，先生的戒尺打在帽沿时乒乓作响，我觉得一点不疼，还暗自好笑。可母亲的良苦用心，终究被先生察觉了，他往后要动戒尺打我时，竟把我头上的小帽揭开，三番两次后，我如鲠在喉，无法容忍。一次待他再摘我的小帽时，我双手死死抱紧小帽不放，口里还嚷嚷“这是我妈做的乱摘不得”。如此顶撞了先生，先生更火了，他口骂着“孽子”，手竟举戒尺朝我头上背上乱打，我火了，顺手抓住他的戒尺不放。拉扯了一阵，毕竟胳膊扭不过大腿，我放手朝外跑，先生在后追，我刚跑过后门小木桥，先生就抓住了我，要拉我回学堂训诫。先生训诫“犯事”学生的方法有几种，轻则罚站、打手心，重则罚跪，再重则脱裤子打屁股，还有罚过不准回家吃饭的。我不知先生要把我咋做，死也不回。推来搡去，先生和我一同滚到了刺蓬中，周围全长满火麻，我个子小，行动敏捷，迅即从那刺蓬中钻出来跑了。可先生年纪大，却一时钻不出火麻丛，还是那些年长的学生拉他出来的。先生和我一样，脸上、手上、大腿上都被火麻刺起了好多又痒又痛的红疙瘩。

我昏头昏脑地不知所措，一个劲地向山上跑。爬上了村后的老鹰坡。先生指使大的学生来追我，他们边追边喊“不要跑，快回来，不打你”。我哪里肯听？大学生跑得快，眼看要追上了。怎么办？爬树。我爬上了眼前一棵有水桶那么粗的三四丈高的柿树上去。等大人们赶到时，我已攀至顶端，山上的风一吹，树摇个不停，我心里害怕，我死死抱住树丫一动不动。他们在树脚又诓又吓的要我下来。有的要爬树逮我，有的竟找来竹竿要朝上捅我。这时寨子里也沸腾了，树下赶来了男女老少好多人看热闹。有几位老人说：“你们谁也不准爬树，谁也不准用竹竿捅，不然小孩一慌会摔下来的，那就坏事了。各人回去让他慢慢下来吧！”先生也被这惊险的一幕吓慌了，他说：“快慢慢下来吧，不怪你了！”先生也跟着人们下山去了。看到人们都走后，我心里才安静下来。

日已黄昏，暮霭沉沉，飞鸟已陆续投林了，我爬的柿树也落了几只，树叶发出一阵簌簌声，我有了些孤寂感。

我小心翼翼地扒着树干慢慢下树来，可脚一着地，就瘫在地上了，刹那间我脑子里一片空白，觉得一点力气也没有了。

我蔫蔫的站起来，强打精神，拖着沉重的步伐下山，一阵微风徐徐吹来，我正解开对襟衣扣纳凉，突然看到母亲含着热泪站立路边。一见到母亲，我叫了声“妈”就忍不住哇哇大哭起来。母亲赶前几步过来拉着我的手，说：“快别哭了，回家去吧，没人怪你的！”

可我心有余悸：“先……生……他……”

“不会的……”母亲慰藉我。

回到家中，一家人都坐在堂屋里，还有邻居家的六七人和我的同伴也在坐。老人见我安然无恙，心里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似的，顿时活跃起来，七嘴八舌地议论起今天的“学堂风波”来，他们有怪先生乱打人的，也有怪我不听先生话的，褒贬不一，各讲各的道理，像个总结会一样。有位大我七八岁的学生说，我们也曾挨过不少打，今天也不是真迫你，先生喊迫跟着凑热闹而已，其实我也反对先生乱打人哩！祖母听了大家的话后，有些忿忿地说：“什么不打不成才？先生也太跟一个不懂事的小孩过不去了，又打又骂的，差点闹出人命来，这样哪能诓住小孩读书？赶急了兔子还咬人呢！”

此后，我一连几夜难以入睡，睡着了又爱做恶梦，梦见先生打我屁股流了血，又梦见自己从树上掉下来折断了腿，或是刺蓬中钻出几条毒蛇咬伤了自己的脚……奇奇怪怪的种种幻象不断，有时吓得我从梦中惊叫醒来。

从此后，我就带着难以抚平的心灵创伤离开了这座私塾学堂。这是我七十多年前的童年“旧梦”，想起过去，对照现实，我更加珍惜今天，从内心羡慕今天像花朵一样可爱的儿童们，他们能幸福地生长，能拥有学习的大好时光！